周禮詳解

一

周禮詳解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禮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周禮詳解　　禮類一　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周禮詳解四十卷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録解題曰昭禹未詳何等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説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于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為徽欽

時人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于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匸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園有衆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于文反后為司盖后從一從口從𠂆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

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
而已從⼚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
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
鑿皆遵王氏字説葢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
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
旨則有不盡同于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
國服爲之息云各以共所服國事賈物爲息
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

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税歛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于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恐収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註疏之誤者如解載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里其屋有田

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
不從先儒以里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
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因當時正役後因遠近
劇易而制云云皆為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
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竒講義多引其
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
不載敘官元末朱申作句解葢從其例究為

一失今姑仍舊本録之内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攷昭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則釋文或後人所增入又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録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于此不復並列簡端焉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禮詳解原序

道判為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為三百六十非故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象

而為天地變通而為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
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
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法然
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
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
故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為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為
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
為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

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為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名度數之粗而禮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禮其神之所為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乎不為聖人立禮以為體行禮以為翼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為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為道之華而不知為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偽又烏知禮意哉王昭禹光

遠序

周禮詳解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互註總括

經禮三百記禮器

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上文註

文武所以綱紀百官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於鄭玄春官疏

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上文同

韓子所見葢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序

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或問周官曰立事揚子重黎篇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

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文中子魏相篇）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上文註）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徵入上曰朕

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錄唐禮論

樂事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前藝文志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同上

周公所制百官品物備於此矣晉禮志

沈峻尤長三禮陸倕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南史本傳

褚無量建議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折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唐本傳

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

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三禮正義

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求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註同上

周禮互註總括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一

宋 王昭禹 撰

天官冢宰

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事謂之天官治以道為本故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故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本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為本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時之道也萬物之理也聖人之立六官葢法天地四時以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王於是以

官摠本以司伺末治官曰天以道為本教官曰地以化為本禮官曰春以仁為本政官曰夏以禮為本此之謂摠本教官謂之司徒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冦刑以冦為末事官謂之司空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伺末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以變制為事與時偕行新之無窮者宰也故共刀匕者亦謂之宰列子曰望其壙宰如也爾雅曰山頂曰冢宰於地特高冢於大為上故冢謂之宰也冢宰又謂之大宰者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惟王建國

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王者天下之利勢國者天下之利用王之利勢待國而後立國之

利用待王而後行此六官之首所以皆先言惟王建國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傳曰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亦此意矣古之聖人或以道而皇或以德而帝或以業而王非其不同亦各趣時而已王之制始於夏成於商大備於周周之王也純矣故三辰則登於旗衮衣則首於龍明以人道而王也王之始立必有國焉故曰惟王惟者慮患之思為能始事故惟始事之辭然王之於國非徒立之必有以作而立之故曰建蓋於此為能行而於彼為能述故也

辨方正位 本亦作辯 辨方免反

物類所聚而通上下者方也人所立而下覆上承者位也王者建國必於天地之中者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百物阜安乃可建國故也於是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

以求地中此之謂辨方蓋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故於四方不可以不辨辨者因其列敵而制之也既辨方矣於是立宗廟社稷市朝之位立宗廟於左以人道之所向立社稷於右以地道之所尊立朝於前則義在所先也立市於後則利在所後也此之謂正位止於一之謂正位有以正則左右前後各止於一而無雜擾之患矣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則辨方正位非特王國為然雖諸侯之國亦然

體國經野

遂人曰造縣鄙形體之法蓋陰陽適平之謂形形有所分謂之體若肉以骨為體則有貴賤之別若德以禮為體則有隆殺之辨宮城門闈堂室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匠人曰

國中九經九緯葢直為經横為緯常為經變為緯若織之有經則常而不變之意若水之有經則直而不曲之意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先體國而後經野治自内而外也公劉之詩曰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則言經野之有法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則言體國之有制先經野而後體國者以言公劉之厚於民故也

設官分職

為治之所覆有主治者若臯焉則謂之官所守在下以聽乎上而無或傷焉則謂之職官言其所司之人職言其所掌之事設官則官府之屬是也分職則官府之六職是也陳而飾之謂之設別而制之謂之分官必因其人陳而設之故曰設職必因其能別而制之故曰分

以為民極

屋之棟謂之極道之中謂之極蓋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設官分職內以治國外以治野建置在上如屋之極使民於是取中而庇焉故曰以為民極於道為大中在皇為皇極在民為民極洪範曰建用皇極又曰皇建其有極此皇極也又曰凡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此民極也皇之所以保極者錫之於民也民之所以能有極者取之於王也皇能建之然後民能錫之皇能為之然後民能教之則皇極民極皆本於君也夫辨方正位所以奉天時體國經野所以分地利設官分職所以治人事先王建國非他上以奉天時下以分地利中以治人事凡以為民而已此所以終之以為民極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某官者蓋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謂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下謂之建者蓋立乎上者能大而覆下立乎下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使帥其屬者既立其官以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設屬以佐之使小傅大使卑相尊大因得以臨小尊因得以統卑若心之制體若臂之運指其屬各有所從焉掌邦治者濯物而使潔以物而使從者治也六官各有所掌而冢宰所掌者邦治而已言治則別於教禮政刑事故也夫六卿分職各帥其屬而冢宰掌邦治則唐堯百揆之任也蓋天地之官父母之道也四時之官兄弟之道也地與四時皆本乎天母與兄弟皆承乎父則六官莫尊於冢宰而冢宰皆得以摠之也以佐王均邦國者地道尊右而卑左則左之為助不如右之力也故以左助之則為之佐以右助之則為之佑冢宰於六卿雖

尊然非論道以助王也作行之而已遠近適於勻之
謂均均者平之至政典足以平邦國而治典猶不足
均邦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也冢宰特佐王而已非
其所得專也冢宰所不得專治典所不能及所謂經
而緯之存乎其人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王所以均邦
國之道也然此以均邦國則言佐王書又言冢宰總
百官均四海者蓋均邦國者道之任均四海者職之
事冢宰正以賦事理財為職宜其均及於四海之遠
矣非特是也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
地政土均之平土地之政莫非均也
其所均者小此皆下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
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

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治直吏反　胥上聲

先王因事以建官官之尊卑衆寡皆以稱事之詳畧以其所治者畧故官尊而其數寡以其所治者詳故官卑而其員衆使之上下相親小大相維轉相副貳而事益舉矣知進止之節有養人之道而能上達者卿也循道以進退其智足以帥之而有大焉者大夫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葢非特諸侯之卿為然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小宰者治官之貳以屬大宰而言故曰小宰宰夫者治官之攷貴其以智帥人故曰宰夫志於道而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乃元士即孟子所謂受地視子男者是矣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葢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故黨正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一命下士也三命上士也下士獨謂之旅則衆故也衆則卑惟上所使從人而不

自用故曰旅下士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益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徵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故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謂之胥則以其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尤卑而行趨走以供役也鄭氏謂府史胥徒皆其官長所自辟除益自下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太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命之而為之長者得簡之也府史胥徒雖非士而先王之用人無流品之異其賤則役於士大夫而不恥其貴則承於天子而無嫌孟子曰百畆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其祿以是為差府史胥徒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皆供其職以賦祿焉使足以代其耕故市不役賈野不役農而公私各得其所

大宰上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設官矣則分職以治之大宰以官言職以所治之事言故曰大宰之職天官自宮正而下皆直言官名而不言職獨於大宰小宰宰夫言職者蓋大宰者治官之正小宰者治官之貳宰夫者治官之攷以其所職特尊於治官之屬故言職以别之推此則教禮政刑事之官皆然也載大常之道尊而行之者謂之典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蓋治之於教禮政刑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政刑事皆不離乎治也大宰雖兼六典而建之然其官則治官其職則治職故其佐王者特曰治邦國而已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

十掌邦治亦謂是也然序官曰佐王均邦國此曰佐王治邦國者葢治則理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直而有常謂之經小而有所係謂之紀治典頒之於邦國治其直而不致其曲治其常而不致其變制其經而已故以經邦國揚子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紀綱惡得一日而正諸葢紀者綱之目而係乎綱者也綱大則能持衆紀小則不能通物紀之而已萬民王所自治其事致詳焉故治典所以紀萬民官府治之法所自出故特曰治官府有經則宜有緯有紀則宜有綱經而紀之者典也綱而緯之存

乎其人矣先邦國而後官府先官府而後萬民小大之序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教典曰安邦國治擾謂之擾則擾有順意教萬民將致其詳故曰以擾萬民教則合天人之道擾之使勉焉官府教法所自出故曰以教官府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諧戶皆反）

不乖之謂和合而和之之謂諧禮典頒之於邦國燦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則不乖而和矣故曰以和邦國施之於萬民則非特和之又合而諧之故曰以諧萬民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矣八音清濁小大其音不同當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禮所以統百官禮行於此而彼從焉故

曰統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遠近適於均之謂均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則政典以平邦國者使小大高下各當其分矣施於萬民則非特平之而已又使遠近各適於勻焉故曰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責之使屈謂之詰約其緩散謂之糾刑則致其誅戮詰者刑之意糾者刑之事詰於刑為畧糾於刑為詳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威讓文誥而已則詰為畧矣八法言官刑以糾邦治

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為詳矣於邦國言誥於百官言刑萬民言糾詳畧之序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財物充積謂之富性命不殀謂之生因其力之所勝謂之任百工興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於此矣故事典曰以富邦國萬民有事則足以養性命而無殀其所生故曰以生萬民百官則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以事故曰以任百官治典教典曰官府禮政刑事曰百官葢官府言一官之屬百官言六官之屬天地之官父母之道也嫌於不分故言一官之屬以別之四時之官兄弟之道也嫌於不通故言六官之屬以包之若夫六官之序雖以天地四時為先後然其所主亦不能無意葢天下不可以無治無治則亂矣故一曰治典治所不能治然後教故二曰教典教所不能化然後禮故三曰禮典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故四曰政典

政所不能正然後刑故五曰刑典刑之不能勝則有事焉終則有始故六曰事典

以八灋治官府

灋古法字

勞心於道者君之任勞力於事者臣之職君勞於道則以道制法臣勞於事則以法守事惟以法守事此太宰得以八灋而治之矣官府者百官所居之府八灋施於官府則事為之制典為之防其制足以兼天下之事物其防足以盡事物之情偽本數末度燦然而有序大綱小紀有條而不紊百官循此以為行莫不繩繩然秩秩然雖有智者不敢淫意以亂法雖有愚者不敢率私以廢法八法之於治豈小補哉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夫一人之能不足以兼天下之事故設屬以佐之屬則以小而傳大以卑而隸尊大事則必從其長小事

則得以專達故邦之治可舉舉者有所執而興起之謂也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者是矣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六官所治之事謂之職若治職則主於平邦國均萬民教職則主於安邦國寧萬民至於禮政刑事皆各有職也六官有職則其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敵制而分之也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合其事以共治之之謂聯葢事非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與凡小事皆有聯所謂官聯也有官聯然後官治可合聚之故曰以會官治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常謂故常也夫法出於道制而用之則為法常出於
事循而行之則為常葢六官之聯事有非法之所能
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與機制宜以昔之所常行者於
今列之以為常若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
聯事則皆有故常也百官有違而背焉則以此故常
聽之故曰以聽官治書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典則所
守之法常則所循之
常與此官常同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始終無虧之謂成言成則事之始終皆一定而不可
虧矣葢比居簡稽版圖傳别之類其事皆有一定之
成體聽萬民之治則以此經之而已故曰
以經邦治謂之經則以非致曲盡變之意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既曰以八灋治官府又曰官灋以正邦治者以八灋者治官府之大法官灋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冒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正於一矣故曰以正邦治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於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有刑以儆之則可以約其緩散故曰糾邦治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弊必世反

揔其善否多寡之數謂之計先王用六計以聽百官之行能故謂之官計有官計然後可以審斷羣吏之治故曰以弊邦治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則治弊謂之弊矣則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然或言邦治或言官治者蓋官聯官常六官之通治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以別之與天地之官嫌於不分稱官府同意餘則各致其一官之治雖各致其一官之治而六官相待而成治故言邦治以包之與四時之官嫌於不通故稱百官同意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以有邑都焉則謂之都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然則都者

君子之所居也故都有美意鄙野人之所居也鄙
有吝意王之治邦國頒常而已故以六典治王之治
官府則致其悉故以八法治都鄙者畿內之諸侯比
邦國則則為近比官府則為遠近而官府治之以八法
則為詳遠而邦國治之以六典則為畧都鄙在遠近
之間宜適詳畧之中故治之以八則使有所揆焉則
詳於典而畧於法矣先言治邦國則六典以佐王治
為大故也先八法治官府後八則治都鄙則以大宰
所治內外
為先後也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馭魚慮反

備物以致養之謂祭升禋以寧神之謂祀用人義以
通神之謂享祀求諸陽以祭之道所以奉天神也祭
求諸陰以祀之事所以奉地示也享求之陰陽之間
以祭祀之意所以奉人鬼也分而言之二者各有所

主也合而言之則一而已此所以言祭祀而不言享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夫神之為道雖幽無形聲可測然其為德則聰明正直依於人而行先王通幽明之故以知鬼神之情狀故循道之序以制禮因豊之數以事神位有尊卑則禮有隆殺使其神所享惟祭祀之從而已此之謂馭則非特治之而已其疾徐進止制之在我如馬之在馭焉惟神者之聽也神以是而無雜揉鬼以是而無靈響凡以馭之使然也老子曰以道馭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馭之也書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以數馭之也祭祀以馭其神以禮馭之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昏傷民非所以馭其神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社稷諸神之祀既立然後立朝廷官府施法則焉故以法則次於祭祀之後因時立制而事致其詳者謂之法利而制之使有所揆焉謂之則其詳有法其畧有則則官之所以守惟法則之從此所以馭其官也既以八則治都鄙又曰灋則馭其官曰又所以致其詳者也與八法又曰官法正邦治同意夫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則馭其官者不可以無法則若夫上不知所制下不知所守私義害國私智非其上非所以馭其官者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既施法則以馭其官則違從廢舉可考而廢置之矣夫治以致其事者吏也在所察治故以廢置馭之廢者使之不得興置者措之使有立人之常情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廢之當其罪則怠者畏而懲置之

當其功則勤者勸而勉是故先王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所以盡吾廢置之道矣馭其廢置此吏之所治惟廢置之從也言廢常先置必有廢然後有置也然管子曰必有置然後有廢向也葢廢置不必常或因廢而有置或因置而有廢亦惟其時物而已若夫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怠不患廢則非所以馭其吏也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夫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耻故於廢置之後繼之以祿位以馭其士夫學以致其道者士也在所崇養故以祿位馭之祿所以食之也位所以立之也祿不以無功而制位不以無德而授則天下日奮於有功而進於有德此士之所事所以

惟禄位之從也若夫禄不論功位不議行
貪汚取富誣僞取貴則非所以馭其士也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夫廢置足以馭其吏禄位足以馭其士則政教立矣政立所以富之富之然後賦貢可足故先禄位而賦貢次之夫以政取下謂之賦以職供上謂之貢上之所用欲其不匱則當量入以為出故使其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斂不加於民而用足矣若夫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則非所以馭其用矣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夫賦貢出於政禮俗具於教政所以富之教所以榖之書曰既富方榖故先賦貢而禮俗次之禮則上之所以制民俗則上之所以因民無以制民則政廢而家殊俗無以因民則民偷而禮不行故馭民當以禮

俗而使民之所履惟禮俗之從而已若夫人自為禮莫之統一家自為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也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夫賦貢以馭其用者政也禮俗以馭其民者教也政教立然後繼之以刑賞以刑賞為政教之末也刑以誅惡而作威賞以待善而作福威福並行而不偏廢則為下者畏而愛之書所謂德威惟畏此也苟任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哉此刑賞所以能馭其威而使下之所畏惟刑賞之從也若夫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則非所以馭其威也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刑賞以馭其威威立矣然後衆為用故先刑賞而田役次之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簡之有禮則能者

為之使而足以制變矣任之有義則有力者為之用
而可以舉事矣能者為之使有力者為之用凡以田
役而已此田役所以能馭其衆而使衆之所會惟田
役之從也若夫富貴役貧豪强兼衆使之則怨作之
則懼則非所以馭其衆然治莫大於天下
莫小於都鄙治都鄙如此則治天下可知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柄兵命反

夫樸緻則為罷操罷而致用則為柄易曰謙德之柄
葢人道惡盈而好謙則德之用實操以謙傳曰禮義
治國之柄葢上好禮義則人莫敢不敬莫敢不服則
治國之用實操以禮義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八者
王操之於此而羣臣為用於彼若罷之有柄焉故曰
八柄貫山曰富貴人主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
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矣故曰馭羣
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非人臣所得與故

大宰以此詔王詔者以言告之而已然有言詔王有言佐王有不言者葢六典治邦國事之大者大事王與冢宰共之故六典言佐王佐王則冢宰與有力焉八柄馭羣臣之大權獨王之事也故言詔王詔王則冢宰有不與焉於八法則直言治官府都鄙則小治大宰所得專之也

一曰爵以馭其貴

資於尊而為人所奉者爵也故與尊爵之字同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內之為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凡此類者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非王爵之則無貴也此所以馭其貴若夫人以私義自高而爵不足以貴之則失所以馭其貴之道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别其功狀而報以利者祿也祿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勲等其功則王功曰勲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若此類者皆王之所祿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非王祿之則無富也此祿所以馭其富若人以私利自厚則失所以馭其富之道也

三曰予以馭其幸

先王之法以功然後制祿以德然後詔爵非此族爵祿之所不加故天下無幸民若夫其賢不足爵其功不足祿而以恩施者予也故謂之幸然其予出於聖人之私恩而幸亦不可以為常襄子曰德不純而福

祿並至謂之幸此予所以馭其幸然則非王予之則無幸也若取予自恣不待王幸之而後予者失是矣

四曰置以馭其行

苟錯諸地謂之置則不在所廢者皆在所置也先王之於羣臣因其有功則置之然置之在位豈特使之有功而已哉又馭之使有行也夫在位之臣惟其無行是以貪汚誣偽無所不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蓋大臣有行則循然而不敢為非小臣有行則廉潔而不謀利此置所以馭之使有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管子曰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稟命而生雖本乎天而所以生之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王使之生則可以生而生者也列子曰可以生而生者天福也

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為福矣若夫生殺自恣不待王福之而後生則失所以作之柄矣

六曰奪以馭其貧

予則以私恩予之奪則以公義奪之凡有位之臣皆受詔於天子雖小大尊卑之不等無以分之皆可為富非王奪之則無貧矣此奪所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

不在所置則皆在所廢廢者使之無保其位也蓋怠者不患廢則有至於罪矣先王有廢以馭之使怠者患廢而被廢者不得至於罪此易所謂小懲大戒也故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者責而教之從言者有教告焉然後可以為誅也
從朱者朱含陽為德聖人敷陽德而為赦則含陽德
所以為誅誅之意為責而其事為殺大宰所謂誅者
殺也殺殺以馭其過則殺之使衆知懼而莫敢為過失
也八柄與内史同而内史變誅為殺者盖誅言其意
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者也當以道揆故
言其意内史有司詔王治當守法而已故言其事誅
又訓責而知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内史見之也先
王治刑常期於無刑罰常期於無罰故以過而廢所
以懲其小使被廢者以此大戒而不敢為罪以罪而
誅所以治其大誅一人而千萬人懼使衆皆知莫敢
為小過刑罰清而民服者常以此也大宰八柄之序
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
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至於内史則慶賞刑威
雜而莫知其先後者主以法
守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者政也故曰柄柄者操此而彼為用也馭萬民者教也故曰統統者舉此而彼從焉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葢元氣也天形也乾以氣而統天之形故其形之運動惟氣之從八統之馭萬民向以異此夫主者民之倡上者下之儀彼將聽倡而應視儀而動王躬行於上而民從之於下若絲之係物為所統者充入焉故八統之法皆王所躬行而可以馭萬民傳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曰萬民者葢合天下而言之則謂之兆民分一國而言之則謂之萬民王之所馭畿內而已故曰萬民

一曰親親

宗族凡弟天屬也以天屬者合之以天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惇之以恩叙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

福祿愛之所立則必先於此施之所行則必始於此如是則親者無失其為親矣親親孝也仁也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九族而黎民於變時雍

二曰敬故

敬舊朋友人屬也以人屬者合之以人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以燕飲致其恩以賓射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為故矣敬故仁也義也馭以敬故則人莫慢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良有由哉

三曰進賢

宜為人臣佑上而利下者賢也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朝廷待之而尊

民心之所願與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四曰使能

能有材藝者蓋人之受性於天有所謂材性就其德性而充之則為賢就其材性而充之則為能賢則承之故進之在位能則庸之故使之在職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五曰保庸

司勳曰民功曰庸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蓋施於民者通其變而有常用之道故曰庸先王之於天下莫非為民也故六功皆以民功為主有庸而能保則妨功害能之人不乘間投隙以肆其欺而英姿茂烈無蹈於擯棄之地此庸所以必保之也保者若保赤子然左右而無使犯害矣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

之不可害而日奮於有功故大司徒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六曰尊貴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而曰朝廷莫如爵以馭其貴而朝廷之所尊也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先王以德制爵則爵固貴矣未必尊也然有德進則朝廷尊而德固有可尊之實先王因其實而致勸焉此貴者所以必尊之也蓋以德對道則道為尊而德為貴合而言之則德出於道亦道之在我者也則有德者豈特爵之使貴哉固在所尊矣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而小大各安其分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此曰進賢尊貴者蓋貴貴者臣之於君也尊賢者君之於臣也臣之於君賢有時而屈故曰貴貴君之於臣貴有時而不用故曰尊賢所以馭萬民者獨言君之行事而已故曰進賢尊貴

七曰達吏

治以致其事者吏也吏之於下有以賤事貴有以小傳大而其志能常患於有所不達故六計之法以廉善為先凡以達之也有以達之則其美發於外而不窮於下尚安有莫知我勸之嗟者哉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而天下無壅致矣故司寇以八辟麗邦治以有議勤之辟

八曰禮賓

先王之制五禮而賓禮與居其一則賓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覜存問食享牢禮凡致於賓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懽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而侮慢僭瀆無自生矣八者之序則親親孝也仁也敬故弟也義也是王之行也故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行立然後可以施之政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禮賓則有政存焉進賢使能然後有庸可保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賢也能也庸也固在所尚然爵亦天下之達尊故六曰尊貴尊貴則抑賤而吏之志能嫌於不得達故七曰達吏自達吏以上皆内治也禮賓則所以接外也故八統終於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任者如人壬子然因其力之所能勝也自道之降而麗於有形者未嘗無職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先王因物之有宜而設為職内不拂其所性外不逆其所習因其力之所勝而不強其所不能故曰任萬民夫善教得民心善政得民財非教無以化之非政無以正之八統者教也九職者政也導之以教必齊之以政此九職所以次於八統之後

一曰三農生九穀

農有山澤平地之三等故曰三農穀有黍稷稻粱秫苽麻麥之別故曰九穀九穀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所以生之者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然則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以至於實堅實好實穎實栗者非三農之所生孰使之然哉不然帝命率育誕后稷之穡何以謂之有相之道

二曰園圃毓草木 圃布古反 毓古育字

圃有樊蔽謂之園園有衆甫謂之圃圃即載師所謂場圃任園地是也枝葉上出而下寡者謂之木蔓延而柔脆不能以自立者謂之草草木能自生而不能相毓待園圃而後毓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山澤之官謂之虞川林之官謂之衡虞以度物之為害衡以平多寡之政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林衡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禁令施于澤虞矣虞衡山澤之官而作山澤之材者民職也則此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舉官以明民亦與園圃藪牧之類舉地以明民同意作與詩所謂遐不作人之作同興而起之之謂也蓋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自然之天性又從而加之栽培壅灌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藪速苟反 蕃扶丸反

澤草所生謂之藪一易再易之田可以放牧謂之牧羽禽謂之鳥可狩而獲者謂之獸草木有生而無知

故待人而後能毓鳥獸有知則能相毓而不能自養
蕃故待藪牧而後養蕃養蕃者養之而使蕃也食之
使充之謂養如草之盛而可蔽蕃謂之蕃蕃交之以
道取之以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
悉既繁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而
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也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飭音勑

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人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
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
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材雖
有自然之質必人功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而
飭化者飭而後化化之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
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為舟車之屬致力
以飭金則化之而為
鼎量之屬皆是也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賈音古）

行曰商處曰賈化之以為利曰貨有之以為利曰賄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阜通者阜之而後通也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以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為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女之順化於人者謂之嬪嬪有夫者也女之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婦有姑者也書曰嬪於虞虞舜夫也故稱嬪春秋書伯姬來逆婦伯姬姑也故稱婦有夫有姑則任之以職然則非嬪非婦則無職矣絲枲者女工之事故待嬪婦而後化治絲者繭之已繅者也枲者麻之未緝者也化治者化而後治之也八材

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化則罷成而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之為物徒化之而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為帛化麻而治之以為布故謂之化治各因其宜而已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男之賤隸者謂之臣女之賤隸者謂之妾聚者取於衆之意斂者收於此之意疏材則百草根實之可食者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故爾雅曰蔬不熟曰饉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聚斂者聚而後斂之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自三農至臣妾八者皆有常職閒民則轉移執事而已轉移執事非無職特無常職而已蓋閒民八職所

待以成事也夫八者之職其事有時而用衆則轉移執事以佐其力之不給固不可闕也此司徒所以謂之生材以八職之材待閒民而後生故也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有常職以為利無常職以為用者實天理之自然也閒民又安可廢哉

以九賦斂財賄

斂財以給軍謂之賦則賦者斂財賄之名先王取民有制有所謂賦貢征稅者各因事以明其義故上以政取則曰賦下以職供則曰貢以正行之則曰征以悅取之則曰稅其名雖異其實則在於斂財賄也若貝之材謂之財有之以為利謂之賄謂之財賄與貨賄異矣貨言化之以為利商賈之事也蓋先王之所斂不特有之而已大宰所以均節有九式焉大府所以頒則有式法焉而其所待各有所宜凡此所利皆

若貝之材矣故曰財賄九職所以任萬民而使之各貢其所有閭師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之類是也九賦所以斂財賄而使之各任其所能載師所謂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之類是也大宰之職先言九職而後言九賦九職則不言貢九貢則不言任者葢任民各以其職而後民富民富而後財賄可得而斂此則大宰以道揆之意也

一曰邦中之賦

邦中王所邑詩曰邦畿千里則合四郊甸削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別四郊甸削縣都故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此則所謂邦中之賦也

二曰四郊之賦

郊之字以交從邑與邑交故也四郊者近郊遠郊是也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井田之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百里田包於溝治田之法於是為備故天子親耕籍田而其官謂之甸師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削之賦

有國者所稱謂之國有家者所稱謂之家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

已故謂之家比於縣地爲削小故謂之削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其賦無過十二者是也

五曰邦縣之賦

四百里之地謂之小都小都者下之所首而上之所係故謂之縣縣之字從倒首以言所首在所下從係以言所係在上故也

六曰邦都之賦

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者以衆邑爲體又物所會之地也故都之字從者從邑以衆邑爲體故也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畺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畺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葢言郊甸削縣則都爲畺地可知言都則郊甸削縣爲鄉遂公邑家邑可知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

八曰山澤之賦

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厲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餘之賦

幣餘則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於是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

周禮詳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

宋　王昭禹　撰

大宰下

以九式均節財用

式之字從弋從工工者所以具人器也弋者所以取小物也工為取之小則用式式非大者之事而大者用之以為百官之所承此以為天下之所准也書曰百官承式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是矣若夫大者之事則從宜制節式非所用矣然則先王之為九式凡委大宰均節財用而已非大者之事也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典則式之所載為有書矣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則式之所麗為有數矣書之所載則為一定之常目數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勻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弊蓋財不患寡而患乎不均用不患乏而患乎無節大宰於有餘則多取而備禮不足則少取而殺禮其用財也令邦國萬民以是為差此所以無有餘之浩不足之暴無豐年之奢凶年之儉苟非均財有道節用有禮疇克臻此故曰以九式均節財用至於小宰則以貳大宰制財之多少與禮之備殺為職令邦國萬民以是為差則弗豫焉故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司會則凡在邦國萬民者皆弗豫也以法式均節邦之財用而已故曰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一曰祭祀之式

凡祭天神享人鬼祭地示與夫羣小祀之類合而言之皆祭祀也然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為過寡不為不足者以有式存焉耳祭祀所以接神於幽冥禮在所尊故一曰祭祀之式

二曰賓客之式

順服則為賓故賓有從主之意辨各則為客故客有敵主之意是以諸侯之君則謂之賓以其勢尊則欲其從主故也諸侯之臣謂之客以其勢卑則不嫌於敵主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書曰王賓殺禋此諸侯之為賓者也詩曰有客有客小行人曰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此諸侯之為客者也然賓客之禮有大有小有豐有殺而先王設官以待之若行人司儀掌客之類其禮各有等差此所謂賓客之式

也賓客所以接人於明而其禮在所敬故二曰賓客之式

三曰喪荒之式

哭亡之謂喪則川亡而草生之謂荒喪之禮有斂葬賻贈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德以救貧者其用則雖甚衆而皆有制焉喪荒存所恤故三曰喪荒之式

四曰羞服之式

羞則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是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羞服王所以奉養之用宜在祭祀賓客喪荒之後故四曰羞服之式蓋祭祀賓客喪荒人治之大者苟其大者廢而弗舉則亡隨其後羞服將誰使共之此羞服所以次三者之後也

五曰工事之式

工事百工之事也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一物不可遺一器不可缺故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先王責之百工之事各有制焉然比之羞服則其用為緩故五曰工事之式

六曰幣帛之式

主於設飭以為禮則謂之幣指物質而言之則謂之帛恭敬者幣之未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則為禮者必有幣帛以將其厚意然比於工事則又為緩故六曰幣帛之式

七曰芻秣之式

草謂之芻穀謂之秣芻秣以養牛馬有事則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摧則芻也比於幣帛

之用為緩故七
曰芻秣之式

八曰匪頒之式

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之字從匚從非
言其分而非藏也頒之字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
下也匪頒之用緩於芻
秣故八曰匪頒之式

九曰好用之式

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
貨賄内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
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好用出於
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
共之以内府所受好賜則内府共之用絲則典絲共
之用枲則典枲共之若此之類固非一也然好用匪

頒皆用財之餘事而好用又織於匪頒此九式所以終於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所以次於九式之後也然九賦言斂九貢言致者邦國之財不可斂而取致之使其自至而已九賦言財賄九貢言用者財賄以斂言也用以散言也斂主於王畿則所斂者狹矣散及於邦國則所散者廣矣大宰事王以道斂欲狹散欲廣王之道也若夫司會者法守之官主以法會其出入而斂欲狹散欲廣非其任矣故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一曰祀貢

凡可以供祭祀之物皆謂之祀貢若犧牲苞茅之類是也祀貢使侯服貢之蓋祭祀之物先王所以奉鬼神侯服則六服之至近使至近之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也

二曰嬪貢

凡可以供嬪婦之物皆謂之嬪貢若絲枲之類是也嬪貢使甸服貢之蓋絲枲之類嬪婦所以致婦功也甸服則侯服之次者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也

三曰器貢

凡可以為器之物皆謂之器貢若禹貢銀鐵砮磬丹漆之類是也器貢則使男服供之蓋器物作治之功

而男服者甸服之次於四服為近故四服之近者貢之以詳責近之意也

四曰幣貢

凡可以為幣之物皆謂之幣貢若皮帛與玉馬之類是也以幣貢繼於器貢之後者蓋幣者六服之通貢幣與器同體故四曰幣貢而在於器貢之後

五曰材貢

凡可以為材之物皆謂之材貢若杶榦栝柏篠簜之類是也材貢使衛服貢之者蓋為材之物作治之功少而衛服在采服之外者共之則以略責遠之意也

六曰貨貢

凡可以為貨之物皆謂之貨貢則商賈所通之物是也貨貢使要服貢之蓋為貨之物對財而言之則作治之功尤少而要服者六服之至遠至遠之服貢之則責之尤略也

七曰服貢

凡可以為服之物皆謂之服貢若絺紵纖縞之類是也蓋為服之物對財而言之則作治之功尤多而采服者男服之次也使采服貢之亦責之以詳也行人之職男服之外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而此九貢則七曰服貢退服貢於材貢之後者蓋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大宰以道佐王於此又明王者養天下以道其用財宜後其身也

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凡可以供燕斿之物謂之斿貢非祀嬪器幣材貨服斿之物皆謂之物斿貢物貢亦六服之所通以斿貢繼於服貢之後則斿者供燕斿之物與服同用故也至於物貢則所貢無常物故不與八者為序而繼於八者之後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體道者為能見獨見獨則立乎疑獨疑獨者其道不可窮託生雖並乎民而嗒然似喪其耦獨往獨來謂之至貴物又孰得而兩哉自道之判始於一而立於兩凡麗於形器之域者未嘗無兩也同聲相應則以聲而相兩也同氣相求則以氣而相兩也水流濕火就燥則以形而相兩也橫目之民以是而不能見獨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離乎彼則必麗乎此戾乎左則必合乎右先王以是因道之始於一而體之以

為天下正因道之立於兩而用之以為天下耦此九兩之法所以立而太宰用之以係天下之民也是以自牧至藪皆有所兩民以是有所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夫然後可得而治矣後世九兩之法既廢人得自恣莫相統壹而不知所以繫之上之人徒欲知民數而且不得尚安得其情而制之乎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書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牧者九州之牧也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所以安養萬民者實係乎此故以地得民連帥卒正屬長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於上舉尊以見卑

與舜典類上帝以
見日月星辰同意

二曰長以貴得民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長都鄙之長所謂內諸侯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公受地視公矣受地視公侯伯子男而不得有其地祿之而已內諸侯凡九十三國則其相統亦有屬長之法故正月之吉施則於都鄙則曰建其長然則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其所以得民者但以爵而已故曰以貴得民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衆附而下焉謂之師人皆需之謂之儒師有德行以教人者也故其得民則以賢儒有道藝以教人者也

故其得民則以道蓋道之在我謂之德德行於身謂之行易曰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書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則賢者具德行之成名師者人之模範內不足於德外不倫於行則模不模範不範烏在其能教人哉此所以貴乎以賢得民也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在技則為藝莊子曰能有所技者藝也技兼乎事事兼于藝藝兼于德德兼于道然由道出則為藝自藝入則為道道者藝之賾道非藝則不顯藝者道之粗藝非道則不成儒以道教人亦始於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者而已六藝之事夫人而能學其義則有非聖人不能盡者儒之教人豈特以其事之粗而已并與義而得之焉故推而上之獨曰以道得民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夫子戒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揚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乎調一天下然後謂之大儒之效故冠員冠則知天時履方屨則

知地形佩瑶玦則事至而斷儒之為效豈淺淺所以必貴乎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

記曰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大宗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宗言其統為一族之所宗也族言其屬蓋支之所親也能收合所屬之族使不失親疏遠近之序者宗也大宗所合雖無服之親亦有所係則其所合者廣小宗所統五世之子孫而已則所合者小先王以大宗則合天下之族而人斯知所親故曰宗

以族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有國者謂之君出命以尹衆故也有家者謂之主承上而與下故也孟子曰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而大夫

之采地謂之家邑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為長者也主不得專地臣隸有治焉則吏聽之其貴又不足道也故得民以利而已夫有國而後有地有爵而後有貴有祿而後有利長有爵而已地非所專也故以貴得民主有利而已爵非所貴也故以利得民而已

七曰吏以治得民

凡治民者皆謂之吏鄉大夫曰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入民間而治事焉所謂吏也故其知足以効一官其才足以効一職其為民也以治而已故曰以治得民

八曰友以任得民

相尊相助謂之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故雖天子之尊且待友以成又況其凡

乎故學校鄉田皆須友焉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故曰以任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藪速苟反

先王制地之法川林有衡而麓附焉山澤有虞而藪附焉則藪者澤虞之藪也以九州之地觀之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望諸兖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并有昭餘祁凡此皆藪之大者先王之制於大澤大藪則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掌之於中澤中藪則立下士六人以掌之于小澤小藪則立下士二人以掌之藪之所在掌之既有其人又有厲以限其妄入有禁以正其非法則其間所生之物充牣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夫山澤之虞川林之衡皆以富得民而獨言藪則

舉小以見大也於下舉小以見大與舜典言山川以見地示同意九兩之序則牧長皆君也師儒皆師也牧為君之尊故先牧而後長師為儒之資故先師而後儒自非君師則内莫尊于宗外莫貴于主内先而外後故五曰宗六曰主吏則卑于主矣友則卑于吏矣而藪又卑于友矣故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藪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天下之理涉道者常久涉事者易壞葢道圓而神故運而無窮事方而粗故止而有弊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必有以推而行之以致乎不窮之用變而通之以盡乎宜民之利故于歳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所當改易害則除之利則興之民之所既倦則不以因民民之所未安則不以強民將與時偕行新之而無窮者也堯典曰平在朔易正謂是也至於正月之

吉則歲之序於是乎起事之行于此乎始故有以和
之可否相濟謂之和若五味之異和而皆可于口五
聲之異調而皆可於耳要之便於民利於物而無所
乖焉故謂之和夫時運不停令吾非故壑澤不能固
其藏山川不能遁其變眯者不知其冥冥之中化至
於氾故守常不通其變是亦膠柱而調瑟者也自非
先王以道御時與時偕行又烏足以盡其利哉調改
於歲之方終制始和於正月之吉以除天下之害以
興天下之利于是遠則布治于邦國使諸侯之君聽
而行之近則布治于都鄙使采邑之長稟而循之故
曰布治于邦國都鄙也月令於季冬之月曰天子與
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亦以明此
也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故改歲之一月謂之正月
以政自是而始故也夫元者德也正者政也德欲終
始如一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政欲每歲改易故
改歲之一月謂之正月正月之吉則朔日也朔日謂

之吉則明生之幾能謹始則事無不吉故也三代各有正月而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商以建丑之月為正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夏正據人所見故謂之人正授民事則宜據人所見故周亦兼用夏時而以夏之正月為正歲始和布治以周之正月為正歲又觀象法則以兼用夏時故也兼用夏時而以正月之吉使萬民觀治象則正歲先王之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萬民取正於時王而已若夫百官則當取正於先王也

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

其殷置其輔縣懸同灋古法字挾子協反監古銜反參七南反傅方慕反

易曰在天成象又曰見乃謂之象蓋象見于天莫之為而文生焉聖人縣法示人如天垂象故亦謂之象蓋不事詔而天下治其示人也亦莫之為而文見焉又烏知其在人者庸詎而非天耶所謂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者謂是故也治象之法使人觀而避行之則宜使民知故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日也從甲至甲謂之挾必至于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之挾日則使遠近多寡皆徧知故也夫上有所為將使民皆從之苟不為示之使知知之又不使至于徧是何異罔為物而愚不識哉書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殆謂是也象魏者雉門之兩觀也為之門闕委積而高故謂之象魏使萬民觀之者

所以顯諸仁也挾日而斂之者所以藏諸用也顯諸仁者治之體所以使民由之藏諸用者治之神所以不使民知之正月之吉不言徇以木鐸正歲言徇以木鐸不言縣于象魏互相備也蓋觀象法皆縣于象魏而徇以木鐸或言徇以木鐸或言令以木鐸亦相備言蓋皆行徇而言令之也或言法之象或言象之法觀則象為主用則以法為主以法為主則曰法象以象為主則曰象法或言法象或言象法亦相備也相備而于大宰言萬民則法以及萬民為大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者夫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先王施典法則于邦國都鄙官府者此制而用之之法也建立設傳陳置者此推而行之之人也法不能無弊貴乎隨時而損益人不能皆善貴乎因法而

廢置能隨時而損益則法與時而偕行天下斯無無弊法矣能因法而廢置則人與法俱新行法斯無非人矣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蓋法者治之具人者法之原行法者得人則法雖省足以徧矣行法者非其人則法雖具而失先後之施矣此法與人所以貴乎兩得先王由是而獨致詳焉歲終使大宰聽百官之政事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於正月之吉既以治象示人因所建典灋則施于邦國都鄙官府也蓋典法則各有其籍施者以其籍付之所治之人使推而行之也既曰布治于邦國都鄙又曰施典法則者蓋飭而示人謂之布張而行之謂之施始布而終施之也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宣布于四方于憲刑禁之時宣而布之則布者方飭而示之未及乎施也書于九德之人言翕受敷施蓋合九德而受之敷九德而施之則施者張而行之非特布之而已故制字于布則從父以布有父之體

也于敷則從甫甫從父從用則敷有父之用也施則從於若旂之旂有施而後有張則施者張之也布而後敷敷而後施事辭之序也易于坤為布于震為敷于乾之九二言德施普也蓋萬物資生于坤然後出震而蕃鮮則敷甚于布又可見矣乾九二以君德之施及天下以為普則施甚于敷又可見矣典法則既有以變而新之施之于邦國都鄙官府矣是法之不宜者既有所改易則玩法不治之人豈恬視不為之變置哉此所以繼以建立設置之事也蓋廢置行于歲終故又因其施和之法而新之以行法之人也先王之時其修明法度督責臣下其周密如此又安有不善之法不治之人哉大宰于歲終詔王廢置然則自牧長及正至於殷輔不在所廢皆王所建立設傅陳置也牧九州之長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九兩所謂牧以地得民是也監則諸侯各監其國書所謂王啟監厥亂為民大司馬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是

也牧所以長諸侯作而立之欲其有所述故言建監
所以監一國欲其以大覆下以一承上故言立立則
不及乎建也參者大國之三卿伍者下大夫之五人
卿之德足以養人則亦有覆被人之道故謂之設設
言其有飾與孫執皮帛同意大夫以知帥人而能守
法度故謂之傳傳者言其有法度可以為人傳與記
所謂大夫樂循法度同意衆士謂之殷府史胥徒謂
之輔殷以衆而事人則置之而咸列矣故曰陳與所
謂麗而不可不陳同意輔以輔治若車之有輔則苟
錯諸地無棄而已故曰置與所謂無棄爾輔同意都
鄙曰建其長者卿大夫于臣屬則稱主于其屬長則
稱長其事與九州之長同是以謂之建兩兩卿也次
國二卿畿內之封同于次國則畿內二卿亦同于次
國而已其事與監同故謂之立大夫以智帥人之大
者而上同于大國之卿故其事與三卿同而亦謂之
設非特都鄙為然其于官府亦若是而已正六官之

長也以其屬之所取正故謂之正其意亦同于都鄙
之長貳者所以副貳于六官而尊達其事之次者其
事亦同于都鄙之兩攷者所以攷殷輔之治若宰夫
之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類其事亦同于都鄙之伍
此所以亦謂之設兩亦所以貳之而兩卿不謂之貳
者以其長有君道與官屬異政也貳則若小宰之于
大宰小司徒之于大司徒是也先王之治其于邦國
之諸侯以其遠于王而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
損于王朝其于都鄙之主以其近于王而有純臣之
道故其官致略而少損于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
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
略于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
至于卑而謂之殷賤而謂之輔亦職事之不
可無者也此邦國都鄙官府所以同其名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理其事之謂治以度數接之謂之待六典所以治邦國者也八則所以治都鄙者也八灋所以治官府者也官成所以治萬民則官府之八成是也禮所以治賓客則八統之禮賓是也我之治彼也以此施之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我之治彼也以此施之所以天下之守無異德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所以聖王之守無異道道德同而風俗一此先王之所以治也言典則有賓禮言法則有官成而又別言者萬民治之本賓客事之重故也先邦國而後都鄙官府者小大之序也先官府而後萬民者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也先萬民而後賓客者先內而後外之意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先王之祀五帝不以多品為貴而以精意為上則其與祭之百官宜有誓戒具修之事也誓者所以言而使信戒者敕其事而使慎具則所當集者也修其所加損者也具之所以致其物修之所以致其治大宰之佐王也以道而于六官獨尊焉故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而小宰則掌其戒具而已蓋誓宜聽于一而修有加損焉非小宰所得預也誓宜聽于一戒之日又使大司寇涖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前期之辰凡十日也記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齋之之謂齋定之之謂戒齋有思而致其德戒以有為而致其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執事則凡百官有司執祭之

事者皆是也師執事而卜日遂戒則大宰師之以卜祭日也夫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有以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然此不言誓者誓為先戒為後言戒則誓可知矣

及執事眂滌濯眂視同

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而蠲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所謂執事者盖及執事之節也滌濯謂溉器所以致潔也滌則以水湯垢汚與老子所謂滌除玄覽之滌同濯則加功以治之使至于鮮明焉與葛覃所謂服澣濯之濯同滌濯之事大宗伯宿眂之而大宰及執事然後眂之故曰及執

事眡滌濯

及納亨贊王牲事亨許庚反

納亨者納亨告殺之期也王牲事者王親殺牲之事也及納亨之節大宰贊王殺牲之事者書曰王賔殺禋咸格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割牲然則致孝以奉宗廟雖至畢之事不可不親故也君親殺牲大宰贊其事以授亨人宗伯奉玉齍而大宰贊牲事者蓋六官奉牲六官之人奉齍則牲事尊于齍矣以牲事為尊故大宰贊之而大僕亦贊之者王之所以奉宗廟牲事而已苟內不能正身外不能治民則不足以奉宗廟矣王所以與治民者莫尊于大宰所與正身者莫親于大僕所以二官皆贊王牲事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執事納亨皆祀之日于此乃言祀之日者蓋滌濯牲事皆祭祀之所始惟玉幣爵之事為祀禮之正以其為禮之正以故于是言祀之日也玉者禮神之玉大宗伯所謂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幣者禮神之幣大宗伯所謂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爵者獻齊酒之爵司尊彝所謂醴齊縮酌盎齊沈酌是也爵不用玉則天事尚質故也玉幣爵之事及祀之日大宰贊之者祼所以求神爵所以禮神天地不祼則祼事畢于爵矣大宰贊牲事而不贊盛贊玉幣爵之事而不贊鬯亦以特尊故也大宗伯正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盛大宰于六官特尊焉故及執事然後眡滌濯及納亨然後贊王牲事及祀日然後贊玉幣爵之事畢者之事繁尊者之事簡故也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大神者昊天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王所祀者昊天而已大示澤中方丘之所祭者先王則宗伯所享先世之王也凡在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而昊天為大故昊天上帝為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澤中之所祭者為大故澤中之祭為大示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則所祀之禮亦如祀五帝之法如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夫大神示天神地示之至尊者也先王人鬼之至尊者也然以序五帝為正而序大神示于五帝之下序先王于大神示之下者蓋五帝佐昊天而馭羣神者也大宰佐王而總百官其道適足紹上帝而已其于內聖之道有所不與則于祀大神示為不足其職則不特乂王家而已則于享先王為有餘故所掌祭祀之禮以五帝為主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也名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蓋帝天德也皇天道也紹上帝者帝之事配皇天者皇之

事王盡人道猶止于紹帝又況宰之事乎君奭曰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蓋道至矣則格于皇天德至矣則格于上帝材足以治王事則能乂王家伊尹以道相成湯故能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以德相大戊故能格于上帝巫咸以材治王事故能乂王家然則大宰作而行之非若伊尹以道相湯其不足以祀大神示明矣其作而行之以宰制調和為職則其材非特足以乂王家亦明矣然則大宰其若伊陟臣扈以德相君之事與其職以祀上帝為正故其所以贊於人鬼之祭則異于天地而有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獻神且以昭其文也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宰于大示言祀而不言祭于享先王不謂之鬼又先大示而後先王與宗伯不同者蓋大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正其名序其位而言之大宰非禮官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事神示以道故大示不

謂之祭事祖考以道故先王不謂之鬼謂之鬼則正名其為鬼而已弗以神事之是禮而已非道也夫先王之生也有聖而不可知者及其死也亦如斯而已故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然通于道則知其為神制于禮則見其為鬼而已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朝直遙反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者各因其時稱其物而已蓋五服皆朝朝者衆謂之大朝覲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來朝朝者少謂之小朝覲時會所徵有衆寡殷同所見或于京師或于方岳則少謂之小會同其年豐而用有餘則多取而備禮其年凶而用不足則寡取而殺禮至于中年則無隆殺焉此所以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言朝覲會同而不言宗遇者蓋

夏見曰宗冬見曰遇舉春朝則兼夏宗舉秋覲則兼冬遇矣玉帛則諸侯之所以享天子行人所謂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獻則諸侯所以獻國珍是也幣與貢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玉獻玉几則天子所憑之几玉爵則諸侯酢王之爵几與爵皆文之以玉故謂之玉几玉爵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皆大朝覲會同之大禮故

大宰贊之

大喪贊贈玉含玉含戶暗反

鄭氏謂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是也含之禮行于始死之時贈之禮行于既窆之後先贈而後含者贈之事大于含故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含贈大喪之大事故以

大宰贊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大事者若戎祀之類是也所作謂之事所遣謂之故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事者有所使而因然者也則故遣于天而事作於人作大事則人作之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則命者君所出而事者臣所作也故作大事不言王而但曰贊王命則王命之而大宰作之也餘官言大事未有言作者則大事獨大宰作之也

王眂治朝則贊聽治眂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朝制有三内朝為燕朝講燕禮也外朝為聽獄弊訟之朝也治朝為中朝則路門之外王國聽治之朝也王者平旦而櫛冠日出而眂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是故出命制節立政興事尊卑之分於此乎明貴賤

之等於此乎示百變之要於此乎正萬幾之繁於此乎致其視之也則貴乎明其聽之也則貴乎聽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蓋視遠則其明足以徧察不拘于近矣聽德則其聽足以周知不屈于事矣如是而臨朝焉往而不利哉眡目之事屬乎地二之火聽耳之事屬乎天一之水火之為物則外明合而後有所見有暗焉則不及故眡之明象之水之為物則內明辨而後能有察有窒焉則不達故聽之聰象之洪範曰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聽作謀是也然視合而後有見其見者外則視者相道也聽辨而後有察其察者內則聽者主道也主道則必有相之者焉故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贊者引道之相之事也若夫四方之聽朝則無常所矣蓋王巡狩四方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所謂眡四方之聽朝也王巡狩則大宰從王故眡四方之聽朝則大宰贊之亦如治朝之禮大宰以道佐王者也視朝于內聽朝于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

外無異于內矣治遠無異于近矣由是而明不蔽于事聰不窒于物而王之正已者得矣事至不惑物來能辨而王之應治者得矣然言聽則必兼視者葢王于朝事必視之而後聽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邦之治有大小之別若六典之言佐王八柄八統之言詔王此治之大非大宰所得聽也惟治之小者則大宰能專聽之若八灋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大宰得專之而不以佐王此所謂小治也賓客之治亦有大小八統所謂禮賓治之大者大宰以之詔王而已若其小治大宰專之言四方則非特邦國也賓客之小治非特邦國則餘可知矣葢邦之小治則指王畿而言之四方則各指天下一方而言也書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聽邦之小治所謂統百官也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所謂均四海也惟其統百官均四海則

非列職于王而勢有所伸故稱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法治官府與施法於官府皆曰官府而已及歲終則曰令百官府者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嫌特治官之屬故也正其治者為將受其會聽其致事以詔王廢置故各使之先自正其治也受其會者受其一歲政事財用之計聽其致事者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行治可知矣于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為廢置也歲終在乎易朔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誅則非特廢之也賞則非特置之也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不言詔王者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則誅賞可知矣蓋廢置

誅賞者王者威福之權固非宰所得專也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畧其事簡故至于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大宰之序以六典佐王治邦國其職之大者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其職之小者先自治其職然後詔王以其職上則詔王以其職下則任民以其職任民以其職然後民富民富則財賄可斂斂財賄則得民財矣得而不能理則非所為義均節財用所以為義也治國有義也治國有義然後邦國服而其財可致也能致邦國之財然後為王者之富富然後邦國之民可聚聚而無以繫之則散繫而無以治之則亂使萬民觀治象施典施則施法大祭祀大朝覲會同大喪大事至於待賓客之小治則皆其所以治也受其會聽其致事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

廢置誅賞則其治之所成終始也

乾隆御覽之寶

周禮詳解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杜鋒